

阿达·尤纳斯：以色列的“居里夫人”

本报记者 张娜

她被称为以色列的“居里夫人”，她是全球至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第四位女性，她的名字叫阿达·尤纳斯。

6月14日，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，当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走进交流会现场安然落座时，居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，灰白色的头发，一身黑衣，还挎着一个鼓鼓的灰色包包，宛如邻家老奶奶。

自2009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，她曾数次访华，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，她自己去过中国很多有名的城市，西安、上海、深圳、福州、大连，北京自不用说。

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，尤纳斯从小就喜欢化学、物理等能够“探寻世界本源”的学科，并以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偶像。因此，在填报大学专业志愿时，她选了化学，从此与化学结缘，最终成为以色列著名的化学家、生物学家。2009年10月，她因定位核糖体结构，与美国科学家万卡特拉曼·莱马克里斯南和托马斯·施泰茨一道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。

以色列很重视教育，尊重教育，尤纳斯说自己是受益者，因此她有切身体会，对教育本质也有自己的理解。“教育最重要的一点，在一个人生命的中后期，会给你带来丰收的果实。但对孩子的教育，能够让他把自己想做、喜欢做、能够做的事情做到最好，这就是教育的最大贡献。

尤纳斯的大部分科研生涯专注于解开核糖体结构——细胞的“蛋白质工厂”之谜，也就是如何根据基因密码合成蛋白质。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前，尤纳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20年。即使获得诺奖之后，尤纳斯也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，对核糖体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

对尤纳斯来说，获得诺奖这一最高殊荣，无疑是成功的，但她自己并不这么看，“享受自己的工作比得奖本身更为重要”。虽然已经72岁，她依然对科研充满激情，“我希望继续从事研究工作，只要没人拦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两年来，她总会被问及获得诺贝尔奖时的心情，除了激动、兴奋之外，尤纳斯说，最快乐的时刻不是得奖那一刻，而是确定了核糖体的结构，科学发现真正被俘获的时刻，“那种快乐就像潮水一般把我淹没了”。

在尤纳斯看来，团队协作精神、科研方面的透明度，以及各个层面对科学研究的支持，是以色列科研实力之所在。她说，以色列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，而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不是那么明显，即科研竞争的程度相对要低很多，而科研协作的水平会高很多。

打破部门和学科边界，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，这样的做法是尤纳斯所在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最独特的风景。“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机构做到如此开放，能打破学科间的界限，也许他们能接近魏茨曼的水平，但却达不到这样的高度。”尤纳斯说，在魏茨曼，科学没有边界，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可以在内部进行，包括科学院的设备、服务等都可以共享。

就她个人的亲身体会，以色列尤其鼓励创新，“有时候人们可能会有一些疯狂的甚至完全不可能的想法，这样的人，在以色列并没有受到排斥，而是会给他们一些实现这些想法的机会。”